

大眾文藝出版社

九 阴 真 经

庸 木◎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下卷

柳梢春



光明顶上，
谈佛论道，将伊拒了。
求仙炼药，
与君共饮，
痴情多少。

幽忧谷中血战，
问苍天，仰面长笑。
洪崖山谷，
等君寻君，
何为忠孝。

目 录

Contents

下卷(本卷章目调寄“柳梢春”)

第二十一回	光明顶上	(297)
第二十二回	谈佛论道,将伊拒了	(312)
第二十三回	求仙炼药	(326)
第二十四回	与君共饮	(338)
第二十五回	痴情多少	(350)
第二十六回	幽忧谷中血战	(361)
第二十七回	问苍天,仰面长笑	(375)
第二十八回	洪崖山谷	(390)
第二十九回	等君寻君	(406)
第三十回	何为忠孝	(420)
后 记		(436)

第二十一回 光明顶上

黄裳放眼望去，只见周围山顶密密麻麻排满了官兵尸体，那些尸体赤条条暴晒在烈日之中，无数秃鹰争相啄食着尸肉，有些尸体已经只剩下一堆白骨，乌血肉屑、肝肠肺腑遍布整个山顶，让人惨不忍睹。

宋朝皇宫文德殿，群臣早朝。只听蔡京奏道：“陛下，臣奉旨招募民间女子，但有人竟横加阻止，致使五十名女子已到了京城，却被迫返回。”

徽宗惊道：“谁如此大胆？竟敢违抗圣旨！”

蔡京道：“陛下，此人位高权重，在下不敢直说。”

徽宗道：“爱卿身为我朝丞相，岂有你不敢说之人？”

黄裳上前道：“陛下，林南县令强行招募民间女子，这五十名女子均非自愿而来，故臣让林南县令将这些女子释放回家。”

徽宗低声道：“原来是黄爱卿。”

蔡京高声道：“陛下，正是黄大人违抗圣命，阻止林南县招募女子来京！”

徽宗寻思片刻，道：“丞相，这些招募女子是否都属自愿？”

蔡京道：“民间女子进宫服侍陛下，皆是求之不得，何谈自愿不自愿？”

徽宗停顿片刻道：“当前已招募了多少女子？”

蔡京道：“已招募了八千名女子。”

徽宗道：“朕后宫还有三千嫔妃，灵素道长仙方说需要一万名女子，已经足矣。其他女子丞相就不要再招募了。”

蔡京道：“是，陛下。但黄大人违抗圣命，臣虽身为丞相，也不知如何

才好。”

徽宗道：“黄爱卿阻止招募女子进京，朕想黄爱卿自有自己道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蔡京低头缓道：“是，陛下。”

徽宗道：“童爱卿，你负责征集花石纲，民间百姓可属自愿？”

童贯道：“各地百姓都是自愿向陛下进贡奇花异石，自征集花石纲以来，各地百姓捐献之踊跃，臣从未见过。”

徽宗道：“好，各地百姓一定要自愿捐献，切不可强行征集。”

童贯道：“是，陛下。”童贯接着道：“陛下，臣所派之人已到达金国，并与金国签署了联合伐辽盟约，臣愿意率军攻打辽国，收复燕云十六州。”

徽宗道：“这征辽之事，朕就交给童爱卿了。”

童贯道：“臣一定马到成功，凯歌而还。”

徽宗欣喜道：“朕等爱卿好消息。”

黄裳上前道：“陛下，那燕京城由耶律大石把守，耶律大石治军严谨，绝非鱼腩之辈。臣奏请率军征辽，臣誓死收复燕云十六州，不效则治臣之罪，望陛下恩准！”

徽宗道：“远征辽国，路途艰辛，黄爱卿刚刚出使归来，已很辛苦，这征辽之事，还是由童爱卿负责吧。”

童贯高声道：“遵旨！”回身对黄裳道：“黄大人，童贯不才，却也有过平方腊、讨梁山贼寇之功，黄大人有何战功，如此轻视童某？”

黄裳道：“童大人误会了，辽主虽昏庸无道，辽军却未必好欺，童大人切不可轻敌，黄裳盼童大人凯旋而归！”

童贯道：“这就不用黄大人费心了。”

徽宗忙道：“两位爱卿皆是我大宋重臣，不可伤了和气。”

黄裳俯首道：“是，陛下。”

蔡京上前道：“陛下，臣有要事请奏。”

徽宗道：“丞相请讲。”

蔡京道：“自我朝剿灭方腊及其教匪后，臣一直以为魔教已被清除，没想到当前魔教已经死灰复燃，在江浙一代，现又聚集了七百多名教众。方腊魔匪已祸害非浅，切不可再任由魔教滋生。臣奏请陛下彻底歼灭魔教，以除后患！”

徽宗惊道：“这还了得，丞相可速速派兵，剿灭魔匪！”

黄裳上前道：“陛下，那魔教本为明教，源于波斯国，方腊任明教教主之时，确实有危害百姓、祸乱朝廷之行为。但当前明教教徒行善去恶，救济贫众，对我大宋不但无有危害，反而有益于我大宋子民。望陛下明察！”

蔡京道：“黄大人此言是何用意？魔教教徒不拜太上老君，只崇拜魔尊，如此淫乱纲常之行为，我大宋岂能容忍？”

黄裳道：“教派不同，所崇拜圣人亦不相同，但只要秉持正义，行善去恶，便并非魔教。我朝若强行灭之，恐有失人心。”

徽宗道：“黄爱卿此言差矣，上天已册封朕为‘教主道君皇帝’，我大宋境内岂能有异教存在？明教不拜太上老君，却拜魔尊，已是大大的罪孽。”

蔡京道：“陛下，那魔教教匪虽仅有七百余众，但个个身怀异术，想要剿灭，却也并非易事。”

徽宗慌道：“这可如何是好？”

蔡京道：“臣保举一人，若此人统兵灭匪，全歼魔匪只是举手之劳。”

徽宗急道：“丞相快讲，此人是谁？”

蔡京道：“此人便是一品侍郎黄裳黄大人，黄大人武功高强，才智过人，若黄大人肯统兵灭匪，臣以项上人头保证，魔匪一定被全部歼灭！不过，臣所担忧者，是黄大人不肯统兵剿匪。”

徽宗道：“黄爱卿，你可愿统兵剿匪？”

黄裳道：“臣谨遵陛下圣旨，若陛下令黄裳剿匪，黄裳在所不辞，但明教并非为非作歹的匪徒，望陛下三思！”

徽宗沉思道：“朕既为教主道君皇帝，怎能容忍明教崇拜魔尊，朕决

意除掉明教。”徽宗又道：“不过黄爱卿出使金、辽两国，已很辛苦，朕亦不想再让黄爱卿离开朕。丞相，可否还有其他人选？”

蔡京道：“剿灭魔匪，黄大人乃是最佳人选！”

黄裳上前道：“陛下，臣愿率兵灭匪，请陛下降旨。”

徽宗道：“黄爱卿灭匪，几日可还？”

黄裳道：“多则三月，少则两月，臣便可剿灭明匪，凯还京师。”

徽宗道：“既然如此，朕命你为剿匪大元帅，剿灭明教众匪。”

黄裳俯首道：“是，陛下。”

徽宗道：“黄爱卿此次灭匪需要多少人马？”

黄裳道：“五百人马足矣。”

徽宗摇头道：“五百人马太少，魔匪凶戾，朕给你一万人马。此次灭匪你要速去速回，且要多加小心。”

黄裳道：“是，陛下。”

徽宗叹道：“朕本以为天下太平，不想还有这许多事情，众位爱卿还有何事奏？”

殿下李邦彦突然放声大哭，徽宗疑道：“李爱卿，你为何啼哭？”

李邦彦跪倒在地，泣声道：“陛下为国操劳，一刻都不能歇息，臣看在眼里，心里却疼如刀割，所以禁不住啼哭，望陛下赎罪。”

徽宗面色变喜，道：“可怜李爱卿一片孝心，朕虽劳累一些，但为天下操劳，朕亦没有怨言。李爱卿快快平身。”

李邦彦抽泣着站起身来。群臣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黄裳领命退朝，来到皇宫后苑，在一座小院前，黄裳停住脚步。但见院内鲜花盛开，绿草葱映，这便是李宪生前小院。黄裳进了院门，院内所有物事皆同从前，庭院中间，石桌旁边的石蹲却少了一个。黄裳站在石蹲前，往日与李宪交谈情形历历在目，黄裳悲从心升，感伤万分。黄裳站立不久，从屋内走出一人，此人头发花白，面色苍老，乃是一位年老太监。那太监走到黄裳面前，施礼道：“老奴见过黄大人。”黄裳忙还礼道：“公

公乃是侍奉皇上的宦官，怎能如此贱称自己！”那太监道：“我等之人终究是一奴才，现在我年岁已老，只能叫做老奴了。”那太监继续道：“之前这小院乃是李宪公公所住，李宪死去之后，老奴就被派到这座小院居住，这座宅院也就是老奴的生前坟墓了。”黄裳想起李宪伯伯亦是如此年迈孤单，心中更加伤悲。黄裳道：“公公可知李宪是如何死去的？”那太监神态顿慌，颤颤道：“老奴……老奴只是听说好像与童大人有关……这个，这个老奴不知……”黄裳道：“公公不必为难，李宪在世之时我常来此院，今日我来此院，只是随意看看。”那公公神色轻松许多，躬身道：“黄大人尽管看便是。”黄裳在院中待了片刻之后，告辞离开。

黄裳离开小院，驾马向汴京城外行去，半个时辰工夫，黄裳来到李宪坟前。黄裳双腿跪倒，久久沉默，许久，黄裳缓缓道：“李伯伯，平定明教，实非黄裳所愿。那明教教徒皆是扶危济困、行侠仗义的汉子，但皇上降旨平定明教，黄裳作为臣子，不得不从。这次我主动请缨率兵出征，是想将明教众教徒一一收复，为我大宋所用，以避免妄开杀戮。明教教徒虽尊崇异教，却是我大宋子民，黄裳不忍看到我大宋子民惨遭杀害。若明教教徒不从，我自会将其解散，以复圣命。”

黄裳停息片刻，又道：“李伯伯，我知你死与童贯有关，但童贯乃是朝廷众臣，此次又要举兵伐辽，我只能全力协助于他。我本想团结朝廷众臣，共兴大宋，但童贯、蔡京等人屡屡与我公开作对，有时我深感无奈。世事繁杂，黄裳只能尽微臣之道，竭尽全力，报效圣恩。”

黄裳继续道：“李伯伯，当今圣上对我恩宠有加，有时我甚至受宠若惊。我屡屡奏荐，圣上虽听我荐言，却往往并未采纳实施。我当谨遵李伯伯遗嘱：凡事以社稷为重。我自会斟酌损益，进尽忠言。李伯伯您地下有灵，亦要保佑我朝太平无忧。”

黄裳看那坟头，已有新草冒出，但坟头大多仍是赤裸新土，一阵疾风吹过，尘土四处飞扬。黄裳磕了四个响头，站起身来，慢慢向回行去。

黄裳率领一万大军，向光明顶进发。那光明顶乃是明教之圣地，明

教教主及明教左右光明使、各大护法、散人皆在光明顶。明教兴盛时，明教教徒分散于各地，但每年某一时日，明教各地教徒皆会赶往光明顶，朝拜圣坛，祭拜明尊。

黄裳大军行进数日，距离光明顶已是不远。黄裳将各部将领召集于大帐，黄裳道：“这次我等奉旨征讨明教，不知各位将军有何妙策？”黄裳说完，帐下一人上前一步道：“元帅，老朽有些拙见，不知当讲不当讲？”黄裳看去，乃是老将军宗泽，黄裳道：“老将军有何高见，尽管讲来。”宗泽道：“据老朽所知，那明教教徒皆是重义轻生之士，若强行剿灭，明教教徒虽少，却也不易轻易剿灭。老朽以为，可派一善辩之士前去明教，晓以大义，若能将其收复，乃是上上之策。若明教仍执迷不悟，再将其剿灭，此乃先礼后兵，或许可避免刀兵之灾。”

宗泽话语刚落，只听一人道：“老将军此言差矣，明教魔匪妖言惑众，凶残暴戾，当下魔匪仅有七百余众，我天朝大军怎能与其和谈？大帅，我愿率三千兵马，前去光明顶，将明教魔匪剿灭。”黄裳看那说话人，乃是朱勔，朱勔原本是苏州一商贾，因频频采得奇异花石，被皇上封为“威远军节度使”，而先前明教教主方腊起事，便是以“诛朱勔”为名。这次黄裳征讨明教，朱勔也跟随一同前来。

黄裳未理会朱勔，对宗泽道：“老将军说派一善辩之士前往明教，以老将军之见，可派谁前往？”宗泽道：“老朽不才，愿前往光明顶，说服明教。”黄裳点点头，然后道：“其他将军有何见解？”

王一叶道：“黄大哥，明教光明顶有七巛十三崖，道路极其险恶，当年我梁山将士平定明教，在攻打光明顶时，死伤了不少弟兄，那明教教徒虽少，却也不能轻敌。”黄裳点点头。帐下又站出一人，黄裳看那人，乃是大学士陈东，陈东上前道：“我赞同宗泽将军之策，最好将明教众教徒收复，若不成，再出兵攻打光明顶。”

黄裳沉思片刻，高声道：“王一叶、陈东听令。”王一叶、陈东大声道：“莫将在！”黄裳道：“本帅命你们二人分别为正、副先锋，率领两千人马，速速前去光明顶，距离光明顶十里之后驻扎下来，每日擂鼓示威，但切不

可与明教交战!”王一叶、陈东大声道:“是!”王一叶、陈东领命而去。

黄裳道:“宗泽将军所言极有道理,本帅亦有此意。我与明教教主余章子曾有过一面之交,我想收复明教也绝非不可能之事。”宗泽道:“老朽已想了一些对策,正想报与元帅。”黄裳喜道:“好,我当与将军仔细商讨,以能将明教收复。”黄裳高声道:“大军继续进发,前往光明顶!”帐下诸将高声道:“是!”

黄裳率大军继续向光明顶进发,又行了数日,距光明顶已不足二十里。这两日,黄裳与宗泽商谈如何能收复明教,心中已有些把握,黄裳很是欣喜。黄裳又行了一程,将大军扎下,四周查看,却不见王一叶、陈东部众。黄裳坐于大帐,正纳闷之时,忽然从帐外进来两人,两人浑身血迹,衣衫破乱,黄裳仔细看去,却是王一叶、陈东两人!两人进入大帐,扑通跪倒,黄裳惊道:“你们两人怎么成了这个样子?”王一叶大哭道:“黄大哥,我对不住你……”黄裳顿感不妙,道:“不要慌张,慢慢说来!”王一叶哭道:“两千大军……两千大军被明匪……全部消灭了……”黄裳大惊,道:“你说什么,你带的两千将士……被明教……全军覆没了?”王一叶点点头,俯首大哭。

黄裳急道:“就短短数日时间,两千将士怎能全军覆没?就你们两人回来了?陈东,你给我说来!”陈东满脸鲜血,喘息道:“大帅,我们按你的指令,驻扎在光明顶十里之外,每日擂鼓示威,可是那明匪凶暴无耻,每日咒骂,王将军气愤不过,便下令开战了。”黄裳怒道:“王一叶,我让你不与明匪交战,你怎不听我将令?”王一叶哭道:“黄大哥,那明匪骂我梁山兄弟是走狗,是鹰爪,说我梁山兄弟到头来还是被主子拔皮煮了……骂我倒没什么,但他们骂我梁山兄弟……我实在忍不过,便下令出击了……”黄裳怒道:“混账,为一时之气,竟敢违我帅令!”王一叶抹了一把眼泪,道:“黄大哥,一叶对不住你,可是朝廷那些官兵,有的连弓箭都拉不开,有的连马都不会骑,这样的兵将,怎能打仗?”黄裳猛拍案桌,大喝道:“无理狡辩!”黄裳满面怒气,道:“陈东,你身为副先锋,为什么不去阻拦?”王一叶哭道:“大哥,陈将军一直阻拦我,只是阻拦不住,

若没陈将军，我也回不来了。”黄裳厉声道：“两千人都没了，你还回来干什么？”

王一叶停住哭声，道：“一叶回来，只是想见黄大哥最后一面，一叶多谢大哥救命之恩，多谢大哥教导之恩，来生一叶还跟着大哥……”王一叶说着，从怀中掏出一把匕首，猛地向自己胸部刺去。黄裳见状，拿起案上一只竹笔，抬手向王一叶扔去，只听“当啷”一声，王一叶手中匕首被震落在地。王一叶眼望黄裳，泣声道：“黄大哥……”

这时，阿虎、宗泽等人也赶到大帐，阿虎将王一叶和陈东扶起。黄裳道：“宗泽将军，我去会会那帮明教魔匪，现在你负责这八千将士，若明匪来战，只守不攻，切记！”宗泽道：“大帅，你为万军之首，切不可轻易离帐，还是让我去光明顶，说明明教。”黄裳道：“老将军不必担忧，我自有主张。”宗泽焦急道：“大帅，你不可只身前去光明顶！”黄裳高声道：“宗泽将军听令，现命你负责大帐事务，不得有误！”宗泽俯首道：“莫将遵令！”阿虎忙道：“黄大哥，我与你一同前去！”黄裳道：“你守在帐中，不得擅自离开。”阿虎道：“是。”

黄裳出了大帐，施展大鹏神功招式，片刻工夫，已到达光明顶山下。黄裳驻足环视，只见盔甲遍地，却不见一具尸首。黄裳向那光明顶望去，但见一座巨峰拔地而起，巨峰四周绝壁千丈，似刀削斧切，巨峰顶上烟气袅绕，云雾腾腾。黄裳在山脚周围巡视一番，竟未见到上山路口。黄裳提起一口气，沿壁而上，约莫攀了数十丈高，终于看到一座宽大平台。黄裳登上平台，看到在平台尽头，一条盘山小道直通山顶，而在平台下面，亦有一条极隐秘的山道，从山脚下蜿蜒上来。黄裳看那山道，狭窄险峻，当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黄裳正要向那山道行去，突然，一黑衣少女从山路翩然而下，黄裳定睛细看，这女子竟是蔡可！

蔡可眉头微皱，神色半喜半忧，双眼直直看着黄裳。蔡可双唇挪动一下，却没有言语。黄裳呆立片刻，道：“你怎么在这里？”蔡可见黄裳与自己说话，脸色顿时变得欣喜，蔡可道：“那次你离我而去，我很难受，想

要去汴京城找你，后来碰到丐帮弟子，他们说你要攻打明教，我就跟他们到了这里。”黄裳沉默不语。蔡可轻声道：“我一直想着你，你不要离开我了。”黄裳缓缓道：“你我今生已经无缘，你走吧。”说着向山路走去。蔡可急道：“你说过你要和我永远在一起，你还说过你要娶我回家！”黄裳道：“我是不会和你在一起的，更不会娶你。”蔡可挡住黄裳去路，大声道：“你是不是怪我杀了那几个人？王一叶带领许多人攻打光明顶，我知道他们是你的人，我一个都没杀他们！”黄裳怒道：“杀人在你口中竟然这样轻易说出，你杀了那么多人，不被追究已是万幸，你还不快去忏悔！”

黄裳绕开蔡可，向山顶行去。蔡可飞身拦住黄裳，大声道：“我已经杀了他们，你让我怎样？你如果还怪我，你就杀了我！”蔡可解下宝剑，掷给黄裳。黄裳右手轻抬，宝剑又飞到蔡可手中，黄裳淡淡道：“你我终非同路人，你赶快走开，我还有公事要办！”蔡可道：“今生你不和我在一起，那么咱们来生再在一起！”蔡可说着，拔剑向黄裳刺去。黄裳袖袍一拂，一股巨力袭向蔡可，蔡可被震得后退数步，蔡可大声道：“你不要还手，我杀死你后，我也杀死我自己！”黄裳回身看了蔡可一眼，无奈地摇了摇头。

蔡可手臂一伸，一枚绣花针快似闪电，朝黄裳疾飞而去。黄裳伸手将那绣花针抓住。黄裳神情悲伤，慢慢转过身去，回手将那绣花针掷出。只见那枚绣花针插入蔡可左耳耳坠，那耳坠乃是金玉而做，却被绣花针从中穿没！

蔡可哭叫道：“你为什么不让我杀了你？”蔡可挥剑朝黄裳刺去，黄裳右手一挥，内力到处，只听啪的一声，那把宝剑断为两截。黄裳顺手一拂，蔡可穴道被黄裳点中，蔡可站在地上，不能动弹。蔡可大声哭道：“为什么不让我杀了你？你说话不算话……”

黄裳不再理会，迈步向山路走去。黄裳刚刚走到山路，只见从山路上“呼呼”奔下数十人，黄裳看那些人，却不像明教弟子，其中不少人还有些眼熟。那些人下得山来，其中一人高声道：“黄大侠，我们皆知你侠义仁信，却为何要率朝廷鹰犬来攻打明教？”

黄裳看说话之人，像是泰山派弟子，黄裳道：“你们是何人？在这里做甚？”那人道：“我乃泰山派大弟子彭德南，我们是武林各派弟子，朝廷攻打明教，我们奉武林盟主岳云行之命协助明教。”黄裳出使金、辽之前，曾到泰山参加过武林大会，在那里见过彭德南，黄裳看这些人，却是泰山、丐帮、恒山、昆仑、少林等派弟子，黄裳道：“这不管你们的事，你们速速退下，省得徒生事端！”彭德南道：“我师父岳盟主素来敬重黄大侠，我师父让我给你带个信，师父说当今朝廷无道，让你不要与朝廷为伍。”黄裳怒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等皆是大宋子民，难道要谋反朝廷吗？”

人群中一人高声道：“彭少侠，不要给他废话，朝廷派一万大军攻打明教，黄裳是一万大军的头头，杀死黄裳，剩下的那八千官贼便会树倒猢猻散！”黄裳看那说话人，衣衫破烂，浑身脏乱，脚上穿着一双大鞋，知道是丐帮的护法长老朱庄明。黄裳出使金、辽两国路上，亲眼看到丐帮弟子为非作歹，欺压百姓，黄裳冷冷道：“朝廷那两千将士是你们杀害的？”朱庄明嘿嘿一笑道：“那当真是我们杀的，你可以看看你手下的那些弁兵。”朱庄明伸手向旁边一座山顶指去。

黄裳顺着朱庄明手指方向看去，但见那山顶之上排满了宋军官兵尸首，那些尸首衣服被全部扒光，赤条条暴露在烈日之下，山顶上聚着许多秃鹰，正在争相啄食尸肉！黄裳大怒，狠狠道：“你们为何如此残忍？”朱庄明嘻嘻笑道：“我们是送他们去光明的天堂。”

黄裳怒不可遏，脚尖一点，已欺到朱庄明面前，跟着右手一伸，将朱庄明脖颈抓住，随后身子一纵，又返回了原地。黄裳这一串动作奇快无比，众人还未反应过来，黄裳已将朱庄明举在了头顶。

朱庄明被黄裳高高举起，手脚胡乱抓蹬，朱庄明怒骂道：“朝廷走狗，快放我下来！”朱庄明挣扎半晌，黄裳却纹丝未动，而自己用不上半分力气，朱庄明大惧，转言哀声道：“黄大侠，是小人不对，黄大侠，你大仁大义，饶了小人吧！”黄裳怒道：“见风使舵的东西，我饶你何用！”黄裳说着，右手一挥，将朱庄明摔在地上。只听“啊”的一声惨叫，朱庄明被摔

死在地！

那朱庄明乃是丐帮护法长老，虽不是绝顶高手，但也绝非等闲之辈。朱庄明一套“破鞋功”出神入化，武林大会上，朱庄明力敌恒山掌门心绝师太，虽最终未能分出胜负，但武功绝非在心绝师太之下。而此时却被黄裳活活摔死，并且毫无反抗之力，武林各派弟子不禁大为震惊，纷纷后退两步。随朱庄明来的丐帮弟子见长老已死，更是退至最后，摆开架势，只等逃跑。

黄裳怒道：“圣上已下令剿灭明教，谁敢阻拦，形同此人！”彭德南深吸一口气，定定精神，高声道：“黄大侠，我们知道你武功高强，但明教教徒个个光明磊落、行侠仗义，你为何要剿灭他们？”

黄裳看看对面山头尸体，淡淡道：“尔等凶残如斯，我还与你们费什么口舌？”黄裳转过头来，厉声道：“我再给你们最后机会，你们退不退下？”彭德南朗声道：“黄大侠太小瞧人了，我们武功不济，尽管死在你的手里，何谈退不退下？”人群中一人大声道：“咱们一起上，黄大侠武功虽高，也不要太猖狂了！”黄裳看那人，却是一女子。而那些武林弟子，除几名丐帮弟子外，无一人想要退却。黄裳淡笑道：“我佩服你们皆是重义轻生之辈，报出你们的姓名！”

方才那女子道：“死又何惧，在下恒山派弟子慕心兰！”又有人道：“还不知谁死谁生呢，在下华山派弟子韩边原。”一人又道：“阿弥陀佛，能死在黄大侠之手，也是今生一大幸事，贫僧空行，乃是少林弟子。”又有人道：“在下五行帮弟子……”“在下昆仑派弟子……”“在下衡山派弟子……”“在下神拳门弟子……”

又有人道：“在下田向志！”黄裳顿了一下，问道：“你可是神医田婆婆之子？”那人道：“在下正是。”黄裳点头道：“黄某佩服。”

这时，从山上又下来百余人，黄裳道：“你们是哪个帮派的？”为首一人抱拳道：“我等乃是明教弟子，在下明教右光明使陈祝遥。我明教弟子对黄大侠皆很敬重，黄大侠为何与我明教为敌？”黄裳冷冷道：“看看这死去的两千尸体，我与你等已无话可说，你们一起上吧！”

此时，黄裳已被各派弟子围在中间，各派弟子手持兵刃，伺机而攻。陈祝遥大声道：“各派好友且慢！黄大侠，当今皇上昏庸，黄大侠怎能与朝廷同流合污？”黄裳厉声喝道：“废话少说，黄某出招了！”黄裳说完，挥掌向陈祝遥攻去，陈祝遥举掌相迎，双掌相交，只见陈祝遥忽地向后飞出，重重撞在山壁之上，陈祝遥滑落在地，已经是气绝身亡！

人群中一人大声道：“咱们一起上，杀死这个大魔头！”此时，平台上已聚了两百多名各派弟子，众弟子举起手中兵器，朝黄裳攻去。

黄裳掌劈拳击，手下已无半分留情，招式到处，各派弟子非死即伤，不多时，已有数十人倒在地上。余下弟子毫不退缩，又蜂拥围向黄裳。黄裳道一声：“好汉子！”接着左足支地，右腿弯曲，向四周横扫过去，瞬间，周围数十人被击倒在地。众弟子顿了一下，片刻之后又向黄裳急攻而去。

巨台之上，几个明教弟子燃起了一堆大火，明教弟子面向大火，双手向前，似是将火焰采取，随后，众明教弟子迅速向黄裳攻去。

火光之中，但见各派弟子纷纷倒地，不到半炷香工夫，黄裳周围已是一堆尸体，又过片刻，已无人再向黄裳进攻。黄裳向四周看去，除几名丐帮弟子外，武林众派弟子已无人生还。那几名丐帮弟子见此情形，纷纷向山下逃去。黄裳捡起几把长剑，随手向那几名丐帮弟子掷去，长剑飞出，那几名丐帮弟子中剑而亡。

黄裳飞身向山顶行去。通往山顶的山道，宽不过二尺，窄处仅能一人侧身而行，山道两侧是悬崖峭壁，险峻至极。黄裳纵身飞行，不多时，只见两人挡住黄裳去路，黄裳向那两人看去，却是鹿德、鹿义。

黄裳出使金、辽两国，经过王家庄时，天地神教抢走了薇儿，鹿德、鹿义舍命相救，被天地神教弟子击败，就要惨遭杀害，被黄裳等人相救。

鹿德俯首道：“黄大侠对我兄弟二人有救命之恩，但黄大侠要剿灭我教，我们不得不阻止黄大侠。我二人自认武功不济，请黄大侠成全了我们！”黄裳想起在王家庄鹿德、鹿义舍身救助薇儿，临死无一点惧色，黄裳抱拳道：“我敬重你二人是侠义之人，你们赶快下山去吧。”鹿义怒声道：

“黄大侠小瞧我们兄弟了，无能救教，只能与教同亡！黄大侠下手便是！”黄裳道：“你二人虽有义，明教却是无德，黄某成全了你们。”黄裳拂手向两人点去，两人瞬间身亡。

黄裳继续向山顶行去，行不多时，来到一座山崖，二十余名明教弟子把住去路。黄裳喝道：“你们是下山逃命，还是在这里就死？”那些明教弟子双手十指张开，作火焰飞腾之状，口中默念经文，随后，纷纷向悬崖跳去。通往光明顶的山道，共有七颠十三崖，每颠每崖都有数十名明教弟子把守，黄裳经过之时，那些明教弟子皆跳崖而亡。黄裳看那悬崖，云雾袅绕，深不见底，心中不禁一沉。

黄裳来到光明顶，光明顶上几坛大火熊熊燃烧，山顶前面有一座大殿，十余人从大殿走出。黄裳看到，为首一人正是明教左光明使王庆萧。黄裳看那些人，却是没有明教教主余章子，黄裳高声道：“我要见你们教主，你们教主在哪里？”王庆萧面无表情，苍声道：“黄大侠真要灭亡我明教吗？”黄裳道：“圣上之命，黄某不敢违背，若左光明使肯率众归附朝廷，我向朝廷担保，绝不伤及明教众教徒性命。”王庆萧仰天而笑：“我等自认武功不济，不能保全我教，但又岂能屈身做朝廷鹰犬？”黄裳淡淡道：“那你们自行了断吧。”

王庆萧身旁一人道：“左光明使，我等虽武功不济，也要和这个大魔头拼个鱼死网破，护教法王，五散人，一起上！”那人说完，獠身而出，王庆萧身旁又有八人跟着跳了出来，这九人一齐向黄裳攻去。

黄裳祭出“阴德天报掌”，只守不攻。十几个回合下来，那九名明教弟子已是气喘吁吁，却连黄裳衣衫都未碰到，而黄裳却是闲静自若，气色如前。

黄裳一个箭步跳出圈外，大声道：“你们是归顺朝廷，还是与教同亡？”王庆萧摇摇头，道：“四大法王，五散人，不要徒费精力了。”说着向大殿走去，那九人亦不再争斗，跟着王庆萧走进大殿。

黄裳看到，那大殿中还有数百名明教弟子，殿内正前方一团圣火熊熊燃烧，明教众弟子坐于殿中，面对圣火，低头默祷。王庆萧大声道：“我